

# 周口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两条人工航道

□ 常全欣

周口是一座因航运而得名的城市。境内的沙颍河、贾鲁河、涡河、汾泉河、惠济河等天然河道，曾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繁荣的航运场景。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周口，还有两条人工航道，曾在周口航运历史上辉煌一时。

先说第一条人工航道——许（昌）扶（沟）运河。

1959 年，“大跃进”进入第二个年头，中央发出“继续开展大规模群众性兴修水利运动”的号召。为发展航运事业，许昌专署(当时扶沟县、西华县隶属许昌地区)决定开挖一条许昌至扶沟的运河。这条运河西起许昌市东南郊，经鄢陵至扶沟县城北关入贾鲁河，全长约 54 公里。

当年秋天，动员令一下，扶沟、鄢陵、西华、许昌 4 县 27 个公社出动 6.6 万人，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劳动大军，开展了挖河大会战。据扶沟县的老人回忆，为了加快进度，县里和公社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标准，把所有参与挖河的人编为营、连、排、班，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夜以继日地奋战。经过一个月零两天的艰苦劳动，许扶运河于当年 12 月 10 日竣工。据《周口地区交通志》记录的数据，共挖土 472 万立方米。竣工时，上级还颁发了“许扶运河通航”纪念章，纪念章上印着一艘巨型轮船乘风破浪向前行进图案。

作为“大跃进”时期的建设成就之一，许扶运河通航的消息曾被新华社报道。1960 年 1 月 8 日出版的《团结报》刊载消息——《河南许扶运河通航》。文章称：“许扶运河沟通了贾鲁河等大小河流十二条，并且把十三座中、小型水库和两万多个塘堰连接起来。它不仅可以发展航运事业，而且可以调剂河流、水库、塘堰的蓄水，免除沿河两岸四十二

万亩底产农田的洪涝灾害，或者利用河水使八万亩土地得到灌溉。由于水利建设队伍苦干加巧干，在 1959 年年底只花了一个月时间，成功开挖了这条运河。”1960 年第 4 期《人民画报》刊登了许扶运河通航的照片——《新运河》。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开挖许扶运河的同时，沿河四县都成立了造船组织。其中，扶沟县成立了造船委员会，60 余名铁匠、木匠建立了造船厂。1959 年造出木船、拖船、苇蔗船、荆条船、帆布船 183 只。遗憾的是，这些土造船只在运河上跑了几次，就七零八散了。

据《周口地区交通志》记载，这条人工运河曾经作为发展航运的先进典型，在全省推广。1960 年 1 月 17 日，省交通厅航运局在扶沟县召开现场会，推广许扶运河综合利用水源发展航运的经验，并调入船只发展航运，当时共调了 10 个船队、89 只木船。1960 年，完成货运量 78.28 万吨，周转量 284 万吨公里。1961 年一季度，完成货运量 4 万吨，周转量 176 万吨公里。进入秋天之后，水量逐渐减少，1962 年 3 月，河道干涸严重，一些帆布船、小木船等船只因为搁浅而受损，不得不调离运河。预期的繁忙航运场景只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渐渐，许扶运河也就废弃了。

同样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周口大地上还有一条人工航道——周（口）商（丘）永（城）运河。

翻开今天的周口地图，在太康、淮阳境内就能看到这条人工运河。它西起淮阳县曹河乡方营附近，与在东新区许湾乡牛口附近进入沙颍河的新运河连接，往东北方向经淮阳县的齐老以及太康县的五里口、大许寨、毛庄与涡河的一个支流连接，在太康县城东北边，还有一段运河从太康城郊乡出发，横穿高

朗乡，在马头镇附近汇入了涡河的另一支流。

时间回到 1958 年。为响应国家提出的“大搞河网化”的号召，河南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大跃进”，提出了“平原河网化”的口号。当年，河南省召开河网化会议，省、专区、县领导共同研究决定开发周商永运河，由省水利部门规划、商丘专署(当时淮阳、太康隶属商丘专署)组织修建。

规划的周商永运河可不是现在的样子：西起周口，沿东北方向经淮阳、太康进入柘城、商丘折东南，至永城，全长 460 公里，水深 2 米左右。其初衷是引黄河水南下，调沙河水北上，使县、乡河网连通，与涡河、沙河等形成航道网，集调水、蓄水、航运、发电为一体，综合运用。

《周口地区交通志》记载，当时属于许昌专区的周口和西华(与现在的周口市中心城区、西华县行政区划不完全相同)境内河段没有动工，因此现在的河道只到淮阳曹河。1958 年 9 月，运河开始施工，沿河组织了 22 万名劳力，分段包干，有河的地方疏通旧河，没河的地方直接开挖，最终挖通了 225 公里。运河分两期建设，第一期由 15 万名劳力大干一冬完成；第二期于 1959 年 11 月开始由 7 万劳力大干 3 个月完成，1960 年 1 月完工。据淮阳县曹河乡都营村的一位老人回忆，挖这条运河的时候非常艰苦，但在那个豪情冲天的年代，有的人甚至在风雪中脱光脊梁以示“冲天干劲”，开展劳动竞赛。

按照原来的规划，周商永运河上要建约 70 个水利设施，但实际上，淮阳、太康境内并没有建设，只有一小部分集中在北段的商丘地区。商丘地区的河段竣工后，省航运局从外河系调入木船 275 只，3882 个吨位，发展航运。按《周口地

## 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 范阔杰

绅发展起来、战功卓著的地方武装头目就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廷香、吴长庆父子，潘璘、潘鼎新、潘鼎立父子，合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刘铭传，解先亮等。在这些著名的淮军将领中，吴长庆是最后一个实授高级武官官职的人。战友中更有不少人后来开府建衙成为封疆大吏，吴长庆至死都只是一个带兵武官，只是在社会上落得个“儒将”雅号而已。除“儒将”名号，吴长庆还有一个为时人称道、誉满天下的独特之处——幕府满才俊。

吴长庆虽然在科举上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学术素养很高，好学好才，喜结交文人雅士。早年幕中有李翰臣、沈海秋、龚尚文以及庐江一带的地方文士唐广斋、张善亭、霍翔、左一亭、严礼卿等。驻军浦口后，当地名士夏锡宝亦被他罗致。因幕友多为地方名士，庆军幕府那个时候还没有表现出很强的人文风气。直到一个人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让吴长庆的幕府提升一个文化档次，并大放光彩，他就是南通人——张謇。

张謇(1853 年~1926 年)，字季直，号啬庵。1894 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开甲午恩科会试，张謇得一等一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进士及第”中的第一名——状元。后来，张謇弃官经商，践行实业救国之路，成为著名实业家。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广泛参加社会活动，成为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894 年，状元郎

张謇大红大紫，风光无限之际，恰恰正是他的徒弟袁世凯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之时。当年，中日两国间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正式打响。开战前夕，袁世凯狼狈地逃离朝鲜，乘英国轮船返回国内，袁世凯在朝鲜 12 年的外交事业正式宣告终结。

至今还有人把当年战争发生的部分原因归结于袁世凯朝鲜政策的失误。这种观点实在是大抬举袁世凯了！首先，以袁世凯当时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和作用，怕是实在难以产生如此大的历史推动力；其次，拙作还将逐步探讨和研究日本人的侵略本质，揭示和阐述日本军国主义的虎狼之心。别说袁世凯，就是李鸿章对日政策的那些失误，也不足以推动中日战争的爆发，持这种观点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值一驳。

吴长庆遇到张謇后，引为知己。光绪元年(1875 年)，吴长庆嘱咐张謇去参加顺天乡试，并让李翰臣送去朱提百两，令张謇大为感动。九月天气渐寒，吴长庆又赠张謇不少衣服。吴长庆被授直隶正定总兵实缺，长庆反以此为名给张謇送喜钱，变相接济。英雄相惜，李鹤章(李鸿章三弟)、李鸿章等都有意招张謇到幕中。当时的李鸿章已经声名显赫，可谓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但张謇还是婉拒了他们，而最终选择了吴长庆。张謇本非趋炎附势之徒，加之其志在以科举入仕，所以选择寄主的时候，他看重的是相互倚恃、

## 潘复生在黄泛区农场

□ 翟国胜

的宣传要点”，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纲领性的东西”，对潘复生等人针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冒进、粮食征购高指标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问题提出的许多正确意见进行批判，并无限上纲。1958 年底，中共河南省委把他们三人的言行材料上报中央，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潘复生、杨钰、王庭栋的职务。1959 年 3 月，潘复生被下放到黄泛区农场，担任副场长。

潘复生在场里分管园艺工作。他豁达大度、心胸宽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因受挫而消消极馁。他一边努力劳动，一边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工人群众之中，没有一点儿架子，经常骑车到园艺场与干部职工聊天，大家都很尊重他。马银泉、刘鼎震、翟礼礼等一些中层干部经常到其住宅看望他。每次到省里开会，潘复生从不让车接送，而是自己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他以高度的党性修养，正确对待党、对待群众，严格要求自己。

潘复生到农场不久，就遇上一个棘手事件。刚合并到农场的原扶沟种马场，因一些原因闹着要去“分家”，一些职工头脑发热，小推了前去处理问题的场领导乘坐的小汽车。潘复生闻讯后，火冒三丈，立即给种马场领导打电话：“我是潘复生。我郑重代表党中央，勒令你们停止闹事，确保场领导安全，把场领导安全送

回。”潘复生是在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上当选的中心候补委员，“代表党中央”显然是在说大话，但闹事的职工又实实在是在被他的果敢所震慑，风波很快得以平息。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潘复生都积极为农场奔走。1959 年，农场大力发展电力事业。农场党委提出“要在年底实现全场一片明”的目标，成立了电机厂，组织研制 30 千瓦发电机。但由于缺少铜料，进度很慢。潘复生主动与新中国成立前曾在黄泛区一带从事武装斗争的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其梅联系，得到王其梅的大力支持，很快，一批铜料从西藏运至黄泛区。到当年年底，原计划的 12 台发电机全部告竣，从此结束了农场职工点煤油灯的历史。为表示感谢，黄泛区农场还向西藏赠送了一台发电机。

1962 年 4 月，中共中央批准为潘复生彻底平反。至此，潘复生离开农场，调任全国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他的女儿刘国桢在《深切怀念亲爱的爸爸》一文中写道：“爸爸从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下放到黄泛区农场参加劳动。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爸爸就来自采集苜蓿和野菜拌粮度饥荒。他和农场的群众相处得很好，以至爸爸平反后调到北京，黄泛区农场的同志还经常来家探望。谈起在

区交通志》的记载：“此运河通航后，对促进豫东地区城乡物资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然而，周商永运河也无法避免好景不长的命运。1961 年下半年，靠引黄河水南下的周商永运河没有了水源，航运被迫停止。被困在永城等地的船只，小者转运至沙河，大者就地变卖，损失严重。

河水缓缓流动，似乎在诉说着当年的故事。整理着有关两条运河的资料，脑海里总会不时浮现出成千上万劳动人民挥汗如雨挖运河的壮观场面。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平原地区，通过人工运河的方式改善陆路交通问题的决策正确与否，今天再讨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在机械化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喊着劳动号子，一锹一锹挖土、一筐一筐挑土，不怕苦累、苦干实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如今，许昌境内的许扶运河段修建了许扶运河文化公园，我市扶沟县境内的许扶运河段已变成了一条窄窄的小河。笔者还专程赶往周商永运河的最西端，淮阳县曹河乡的方营、郝营附近。沿着狭窄的河堤小道，运河的源头呈现在眼前。这个与新运河汇合地段，两岸与周边相比稍高一些，如今，都被村民平成了耕地，种上了小麦。由于与新运河的连接，周商永运河西源头得到沙颍河的润泽，仍有河水向东流着。据附近的村民讲，运河再往东北方向走，河水就变小了，有的河段已经干涸，还有的河道被夷为了平地……

周口记忆

彼此尊重的感觉，而不是那人的仕途前程能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多大帮助。有骨气、有才学之人，就是这么自信，这么独立。

张謇的到来，一下引来了很多同年同乡，有泰兴朱铭盘、海门周家禄、江都束纶、海州邱心坦、闽县林葵、萍乡文廷式。吴长庆一并笑纳，其幕府一时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从那时，吴长庆的次子吴保初就在这个一流的“军队私塾”里读书。吴保初(1869 年~1913 年)，字彦复，号君遂，晚号癭公，以才学和支持维新而与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谭嗣同(湖广总督谭维洵之子)、丁惠康(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并称“清末四公子”。

据刘体信的《莛菴斋随笔三笔卷八·吴长庆好士》记载：吴长庆曾给一位官员去信言事，但半年没有回音，吴长庆很是不解。后来复函来了，该官员在信中附言：吴公幕府来函文学水平极高，自己竟不好意思草率回信。只有等他认为水平相当的幕僚到了以后，才令其草拟复函。这个典故有夸张之处，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吴长庆幕府在当时的声望之高、赞誉之隆。

(未完待续)

周口名人

黄泛区农场这段生活，爸爸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信党，个人受些挫折委曲算不了什么。”

1965 年 5 月，潘复生调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并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黑龙江省委被群众组织“夺权”。1967 年 1 月，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两个月后，经中央做工作，潘复生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1968 年 4 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潘复生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大”上，潘复生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1 年，潘复生被免职，接受审查。1980 年 4 月 20 日，潘复生在哈尔滨逝世。1982 年 4 月，中共中央批复，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

潘复生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历尽坎坷，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党的领导，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1993 年 10 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出版了《风雨春秋——潘复生诗文纪念集》。

非常岁月



## 我家的石磨盘

□ 周建山

石磨盘是用于加工粮食的工具，它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贯穿了整个华夏传统农业文明的始终，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华夏传统农业文明体现在器物上就是以石磨盘为代表的文化。过去在豫东农村，每个村庄都有一两副石磨盘，供本村百姓磨粮磨面用。我家就有一副石磨盘，尽管它早被遗忘在某个角落，但它仍会不时地从记忆的深处跳出来，慰藉一下我的思乡愁绪。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的石磨盘那可是半个庄子生活的依靠，谁家需要磨粮磨面，都会到我家来。以前，无论城市抑或农村，都没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淳朴的乡情融入在互助的情结里，前来磨面的人家干完活，自然不必为磨盘主人支付任何报酬，只需为磨盘主人留下些麸皮之类的“磨底子”就行了。磨盘主人从不会计较“磨底子”的多少，更不会有什么抱怨。那时候，半个庄子的人都来我家磨粮磨面，这是我儿时最深的记忆了。

后来，因为当年农村规划“排”字房的关系，我家从老宅迁出，我家的石磨盘连同两棵碗口粗的老枣树、两棵有些年头的石榴树全都留给搬迁来的人家了。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夕，石磨盘被半机械化的打面工具——小钢磨取代。于是，石磨盘又被搬至我家厨房前的一棵老榆树下，成了全家人的露天餐桌。磨盘的造型在原始社会晚期是鞋底形的或椭圆形，至少在汉代已经完全形成圆形的规制，这在古人的宇宙观念中是“天圆”的象征。磨盘面上周围间隔装饰的如意云纹，表达了人们祈求上苍保佑民间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

我是伴随着石磨盘的转动长大



## 贺龙:逍遥一战扬威名

□ 李郁

1927 年 3 月，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当年 5 月初，贺龙率全师在汉口上火车，开往河北伐。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八军、第十一军在漯河前线和张作霖的奉系军队交火，战斗非常激烈，奉军把三军打得后退三十里。贺龙赶到后，命令十五师 4 点开饭、5 点进阵地，对奉军进行反击，不许奉军再前进一步。战斗一开始，他亲自开炮攻击敌人，然后开始冲锋，一举夺下奉军占领的几个村子，确保北伐军继续北上。

过了几天，北伐军到了西华县的逍遥镇。当时紧邻逍遥南边的河水不深，四军、十一军要涉水正面进攻逍遥镇，贺龙率十五师开到逍遥镇的下游，迂回到逍遥镇东向西攻打。一天早晨，天还没亮，全师悄悄趟水过河，开始向西运动。带路的老乡指着一个个村子说，奉军的师部就在那里。该村子四处是水沟，周围庄稼地里埋了地雷，只有一条路能通过。贺龙趁敌人没有提防，下令冲锋，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向后逃窜。十五师兵临逍遥镇的时候是下午 3 点多。

逍遥镇的城墙有一丈多高，奉军在城外挖了战壕、散兵坑。当十五师前锋部队赶到，奉军就从散兵坑里齐刷刷地站起来开枪射击，并开炮攻击。贺龙下令先向后撤，等主力赶到，再组织进攻。贺龙把部队分成几路进攻，派通讯连打先锋。于是，十五师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

的。我忘不了带着眼罩的驴子奋力拉磨的情景，忘不了小狗舔着磨盘圆圈的滑稽样子。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推过磨，就着废弃的石磨盘看过书、干过活，在磨盘旁听长辈邻居们谈论家国之事，听他们讲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天长日久，我对这副石磨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天意使然，前不久，我家的石磨盘居然神奇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市博物馆征集田野石刻和民俗物件，老家旧时的邻居告诉我，我家的石磨盘还在。顿时，我喜出望外，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没过几天，我家的石磨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当天晚上，我打着柔和的灯光审视它，发现我家的石磨盘上竟然刻有“大清光绪十年岁次甲申秋月上浣”的年款，由此，我对这副石磨盘更加敬重了。

在没有将其收入库房之前，我只一次次地端详这副石磨盘，每次看到它，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仿佛浑身充满勇气和力量。这副石磨盘历经沧桑，不知磨走了多少人的蹉跎岁月，不知承载了多少悲欢故事。

我家的石磨盘，它从清末一路碾来，见证了历史变迁，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的前夕成为历史的“过客”；它磨走了历史的沧桑，磨走了岁月的峥嵘；它虽然放出了历史的视线，但它并未在历史中沉睡不醒；它展现了其所承载的传统农业文明，延续着它生生不息的生命。

